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124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不爭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本章是說興兵動眾，亦須合於「道」。「道」是不爭處下的，而興兵戰爭，殺人盈野，失慈違道，故老子屢戒之曰：「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」《道德經·貴左章第31》、「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」《道德經·不道章第30》等，非至不得已時，切莫用兵。蓋「道」尚不爭，用兵即是戰爭，至於迫於無奈非用兵不可時，亦要合乎此道，這是拿極相反的事來證明大道的無所不在。

善為士者不武。

- ① 善：有智慧、有慈善的人。
- ② 士：武士，衛國之士也。
- ③ 武：武力、尚先凌人，或輕易用兵。

「既為武士，何得不武？不武又奚用哉？此太上言，善於為士者，其以善字冠士之首，則此士可知矣。言善於為士，不在勇暴，而在心力，心力勝人，較武力勝人者，何若天淵？」《淺註道德經》且古之善為士者，不尚武勇，如孔子所說：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」《論語·季氏》再說，上善有智慧的人士，是不崇尚武力，也不在戰陣用兵上耀武揚威的。

善戰者不怒。

一個善於處理戰事的人，探測軍情，察判形勢，絕不輕易衝動而發怒。「善戰」的字面意義，當然是指兵家的善於作戰，如：姜尚、孫吳、張良、孔明等，但身處戰亂時期的老子見群雄紛爭，殃及無辜百姓，故其根本思想是反對戰爭的。雖然他在第三十、三十一章中曾提到戰爭，但都是批評的；而他也引證兵家之言，但卻是借兵家的理論以糾正兵家之失。譬如這句話裡的「不怒」，便是對善戰者一種批評的詮釋，因為一般的戰爭都是意氣用事、好勇鬥狠的表現。許多好戰者訓練士兵，就像訓練好鬥的野獸一樣，使他們對敵人易於發怒，這是將帥的善用心理戰術；然而將帥本身卻不能衝動，否則將受制於人，而不能冷靜地運用策略，所以就兵家來談，善戰者是「不怒」的。其實兵鋒相交，勝負早有定評，非所以能一怒而殺萬人者之功也；而是要一戰即能降服敵心，不使生復叛之心。

然而老子此處強調「不怒」，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，因為「不怒」，便能心平氣和。如果大家都能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，還有什麼戰爭的可能！所以「不怒」兩字，正寫出了「善戰者」的不好戰，以「不怒」來止戰。

「善戰者不怒」：武藝超群、驍勇善戰者，切忌暴怒；怒則人必不服，何以降敵？

在三國時，張翼德將軍（張飛）於進攻巴郡之戰役中，有「義釋斷頭將軍」嚴顏的故事。嚴顏乃巴郡太守，為蜀中名將；年紀雖高，精力未衰，善開硬弓、使大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據守城郭，不豎降旗。

當翼德將軍兵進巴郡，兩軍交戰，最後嚴顏戰敗為張飛所擒時，嚴顏終不肯下跪，張飛怒目大叱曰：「大將到此，為何不降，而敢相拒？」

嚴顏全無懼色，答曰：「你們不遵道義來佔據我們的地盤，還要我們投降，但有斷頭將軍，無有投降將軍。」張飛大怒，高聲喝令左右，欲將嚴顏斬首。

嚴顏曰：「砍頭便砍頭，何必怒也！」

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，昂首而立，面不改色，其凜然正氣令張飛回嗔作喜，下階叱退左右，親自解開繩縛，將衣服披在嚴顏的身上，並扶他坐於正中座位，低頭便拜曰：「適來言語冒瀆，幸勿見責。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。」

熊虎之將的張飛如此折節待士、敬重英雄，這使嚴顏大受感動。嚴顏感其恩義，乃降。後人有詩讚嚴顏曰：「白髮居西蜀，清名震大邦。忠心如皎月，浩氣捲長江。寧可斷頭死，安能屈膝降？巴州年老將，天下更無雙。」

翼德將軍素性甚烈，聽嚴顏說道：「砍頭便砍頭，何必怒也！」敬佩嚴顏是忠勇的英雄，聞而知慚。

（續下期）